

进门有猫便是福

◆ 赵莉文图

幸福是出门有车,进门有猫,《超实用养猫宝典》一书如是说。我与贝儿也是命中有缘,注定有福。

住进上海老房子,“梁上君子”——鼠辈光临,于是在复旦研究生院,我邂逅了金发碧眼的公仔。一路上,它腻在我手臂下,后来又邀请我捉迷藏,无论我藏何处它很快发现,我却从未追赶得上它。好在它善解人意,总是迁就我。

贝儿到家后,经过一番巡视,第一桩事是以“范”服人:因我关门不当心,令它措手不及,故而耍性子独自向隅。心疼不已,于是哄到它开心为止。事后不久,我感动于它的责任心。贝儿是天生猎手,连续一周狩猎,晚上蹲守、匍匐、隐蔽等,鼠患消除。白天仍不歇着,苦练乒乓球,大脸猫暴瘦脱相,俨然运动健将,奔跑、跳跃、踢球、拍球,得心应手。

贝儿有许多绝活,尤其是摆姿势迎接人。每当我到家,它就支起前肢趴在床上,令我会心一笑。其次爱四脚伸开在地上,蜷起一只腿。它还会作投降状:缩起脖子趴在地上,耳朵耷拉并摇摆尾巴,活像一只癞蛤蟆,憨态可掬!我把它开门、打喷嚏等活动录下来,在电视机里播放,就如观摩电影一样生动有趣。

贝儿是“阿拉屋里厢只小赤佬”,喜欢冒险却又十足胆小。邻居阳台未封,贝儿时常去玩,在阳光沐浴下打滚。每隔一会儿,会从窗口回来,接着放心地玩,直到有一天,阳台轰然巨响,靠墙行李架倒地,贝儿受了惊吓跑回来。我上班前将其放进阳台,不料它向着窗口大叫,自己却不肯回来,幸好借宿的荷兰留学生在家,开门让我把它接回来,贝儿阳台照也随即成了绝版。

贝儿指令作息是,早晚备好猫粮,换上干净猫砂。我是忠实猫仆,伺候唯恐不周,否则殃及池鱼。最揪心是它丢失和生病时。几次它在楼道走失,只认楼层房门号。它第一次生病,在我出差期间,没有寄养的地方,只好把它留在家里。当我回来时,只见它守在鱼缸旁,一只眼患了炎症,还得了重感冒,围着我边打转边呢喃。晚上酣睡的样子,令人顿生怜爱,从此与它形影不离。我不在家时,它独立性很强,但我往沙发一坐,它就跳上来偎我膝上。

“来猫走狗,越过越有”,作为好主人,我给了它安乐窝,它则给了我无数生活的乐趣。进门有猫便是福,为人处世常怀感恩之心,感谢陪伴我们身边的一切!

汤长明鸟类摄影作品选



伴我一冬的蝓蝓先生

◆ [辽宁·大连] 禾辛文/图

三月天,春光明媚,大地回暖。3月5日这天是惊蛰——自然界中昆虫复苏的季节,但对于我养了一冬的蝓蝓来说,却是开始了走向生命终点的倒计时。

冬蝓蝓是一种反季蝓蝓,如同冬季里人们常吃的反季蔬菜、反季水果一样,它们在初冬时出生,鸣叫欢唱整个冬天,但到了春天就要死了。我家这只鸣唱了一冬的蝓蝓先生,如今也已进入了它的老年,临近生命的冬天。虽然按照冬蝓蝓的生命周期,它完全可以活到“五一”前后,但由于我缺乏经验,饲养不周,蝓蝓先生最近鸣声一天弱于一天,有时几天听不见它歌唱的声音。进食能力也不比青壮时,早晨放入罐中的胡萝卜块儿,原来可以一日一光,现在总是还剩不小的一块儿。何况它还断了一条腿,因此我担心它不日将离我而去。

说起它的断腿,我还觉得颇意外——从前,它总是在蝓蝓罐中蹦来蹦去,爬上爬下。我把罐揣在怀中外出,虽说它在罐中颠簸,但也从来无事。几天前我喂它食物,把罐倒置,以便从罐底的小孔中塞入胡萝卜块儿,没想到往日总是抓住罐壁的它,这次却六脚抓空,重重地摔了个底朝天,或许它是真的老了,就如同老人腿脚不利落一样。这一摔还齐根儿摔掉了



它的一条长长的后腿。现在蝓蝓先生只剩五条腿了,行动起来越发迟缓,整天趴在罐底,很少爬上爬下了。

开始有些担心少了一条腿,它会熬不了几天,没想到,蝓蝓先生的生命力还是挺强的,少条腿照样活着,只是在老年时遭此劫难,让我多少有些不忍。

要说这只浑身翠绿的冬蝓蝓,其实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今年大连的雪特别多,皑皑白雪之中,蝓蝓的翠绿格外抢眼,白色、绿色的交融,仿佛冬日与夏日的串烧,让人倍感温暖。我曾经为它拍了不少雪景照。而在万物萧瑟的深冬,冬蝓蝓的鸣叫声,带来了如初夏时节大自然欣欣向荣一派生机勃勃的感觉。一曲田园歌声,让人有恍若隔世、穿越冬夏之感。

伴我一冬的蝓蝓先生,谢谢你,或许不日你将离我而去,但我还是很怀念冬天里有你陪伴的日子。明年冬天,我会再养一只冬蝓蝓,过一个有夏日热情和气息的冬天。



芦地放飞

刊头国画:任筱琴

有朋友去云南旅游,回来送我几个黄白色的植物根茎,说:“这是西双版纳的野生花卉,知道你养花,特意带了几个回来,试种一下吧,养好了,也许明年能开花。”

过完春节不久,有天浇水时发现栽在盆里的块茎吐出了茸茸嫩芽,酷似水里浸泡过的黄豆粒,看着倒也茁壮。从那天起我对这无名野花有了兴趣,也寄予了很大的期望。无名花似乎有灵性,还真没让我失望,不久便长出了兰叶状的叶片,生气勃勃,翠绿可爱。以后我不光浇水,隔不了多久还要施一次稀薄的液肥。无名花一天天长起来,叶片盈尺时,根茎生出鞘状苞茎,过了月



余,长出了米粒般的花苞。等到含苞待放时,我施了一次催花肥,隔了两天花就开了。其花总状花序,五、七朵一簇顶生在花梗上,萼片、花瓣狭椭圆形,具五条纵褶片,上部三裂,

小狗豆豆还鸡

◆ [江苏·南京] 陈光新

早先,我养过一只小狗名叫豆豆。刚从朋友家把它接来喂养时,我外出时都把它关在屋里。后来它跟院子里王大爷、张大妈等几个老人渐渐混熟了,我外出时也就不再关它的“禁闭”,就让它院子里陪着他们。小家伙赢得了几位老人的一致喜爱。

那天,豆豆不明就里地闯了一个祸。张大妈的侄子从乡下来,给大妈带来一只草母鸡。小豆豆大概从未见识过活鸡,也不知是想示威一下还是戏耍一番,对着这只旁族异类就扑了上去。草母鸡“人生地不熟”,猛然受此惊吓,一下子飞上了房顶。我们拿来竹竿往下撵,草母鸡从这头跑到那头,从这个房顶飞到那个房顶,就是不下来。一直驱赶到天黑,我们才无可奈何地“收兵”。第二天,草母鸡利用地形优势依然在房顶上跟我们打“游击”。张大妈生怕我着急,劝慰我说:“不要管它,就让它蹲在房顶上。看它饿了下不下来?”我也只好“望鸡兴叹”,回到自己的柴米油盐小日子中去。

我忽然发现,小豆豆似乎感觉到自己犯错误了,竟自觉地担负起了监守的职责: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,它都一动不动地蹲守在地上,两眼直直地直视着房顶上的目标。即使倦了起身短暂溜达一下,或者去院外撒泡尿,很快又会回到自己的“岗位”上来。

第三天,大概真是耐不住饥渴的煎熬,趁着院里没人,草母鸡悄悄地飞落了下来。此时,我从玻璃窗后看见,蹲伏在一旁的豆豆站起身,轻挪脚步慢慢向母鸡靠拢过去。正在草母鸡探头探脑四处张望的时候,豆豆一下跃起扑到母鸡身上,叼起鸡的翅膀,就向张大妈屋里拖去。

大妈从豆豆口中接过草母鸡,直夸豆豆懂事,自己犯了错还晓得将功补过。老人家怕生鸡养不住,就把草母鸡杀了炖汤,还特意盛一碗鸡汤端到我,叮嘱我要奖励豆豆一块鸡肉。

凶猛的黑鱼

黑鱼,因脑门上有七个洞,故乡亲们说它是“七煞星”。再加上黑鱼有吞食自己子女的天性,又传说与秦桧一起害死岳飞的奸贼万俟卨就是“黑鱼精”……故民俗从不拿黑鱼作祭品,视黑鱼为凶神恶煞而远避之。它是淡水鱼中最凶猛的鱼种,被称为“水老虎”。一条浜里如果有了几条老黑鱼,就可把浜里的鲫鱼等鱼类吃光。养殖户在老黑鱼产仔后,等鱼仔长到两厘米大时,就把它们与老黑鱼分开养殖,以确保其成活长大。在清明至夏至即黑鱼发情住窝孵子时节,老黑鱼更显得凶残强悍,在它窝边,只要有异物骚动,它都视为敌害而主动向其发起进攻,乃至咬住异物不肯松口。这既给要钓它的人提供了良机,又自造了灭顶之灾。

◆ 朱永其

记得有一年立夏刚过两天,天发大雾,我听到浜里“呱呱”“呱呱”到处传来水响,赶紧拿起钓鱼竿和抄网,备好鱼饵,沿浜岸走着。忽见一丛水草上面,浮满了新鲜的水沫泡,凭经验断定这是黑鱼孵子的窝。我迅速从布袋里拿出一只小青蛙作鱼饵,对准那丛水草轻弹着鱼竿。小青蛙在水草丛中“咕咕咕咕”跳个不停,不一会儿只听到“呱呱”一声,水草从里飞溅出无数水珠,随即游起一个深水窝,竿上的钓线立马竖紧,我顺势将钓鱼竿往上一拎,带有倒插刺的鱼钩深深地扎进了黑鱼嘴,任它怎么挣扎亦无法逃脱。待它筋疲力尽后,我一下把它拎上了岸。就这样不到两个小时,两条正在住窝孵子的老黑鱼都被我钓到了手,回家一称,足有五斤!

更让我难忘的是盛夏的所见。那天我在浜岸上割羊草,忽见浜里有条蛇,紧随着一窝黑鱼黄不离,原来蛇要吞食黑鱼黄;这时在前领游子女的二条老黑鱼悄然沉到了水下。随即只听到“呱呱”一声巨响,两条老黑鱼同时蹿上水面,一下咬住了那条蛇,又立马沉入水中。从此我再也没见到蛇的影子,想必它已葬身鱼腹了!老黑鱼夫妇如此默契勇猛地除掉敌害,要不是我亲眼看见,还真是难以置信啊!

还有紫色、淡紫色、玫瑰紫色、黄色等许多种。而且,白芨不仅是很好的观赏花卉,还是有名的中药材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介绍,白芨有补肺止血、消纳生肌的功效,是治疗肺病不可或缺的良好药。



白芨花开亦喜人

◆ [甘肃·天水] 张云

中裂片边缘皱波状,侧裂片耳状,花白色,独具淡淡清香。

我喜出望外,有心要把无名花开花的消息告诉左邻右舍,无奈对花名、花性都一无所知,翻遍名花谱也没查到,只得去小区花园求教花工。花工辨认了一会,告诉我说:“这应该是白芨吧!”听了他的介绍,我赶紧再去查资料。原来白芨也叫紫兰和凉姜,和兰花一样,也是多年生的草本花卉,喜欢生长在温暖稍阴湿的地方。花期为五至七个月,花除了白色,

我不由肃然起敬,便把这盆白芨移到花架上,顶上又挂了一盆吊兰作点缀。每遇微风轻拂,吊兰便如绿衣仙子般悠悠荡着秋千,白芨亦迎风翩翩起舞,小小的白花虽不像牡丹玫瑰那么惹人,却也多姿,洁白如玉,不同凡俗……看着想着,不禁觉得,白芨虽不是名花,却胜似名花,我在心里暗暗赞叹:白芨花开不是也格外喜人吗?

